



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創設「原愛工坊」，不僅發展文化創意產業，亦讓家長們可以留在孩子的身旁。

校長觀點 ▶ 教育是條回家的路——

從校園我的家到 我的家是校園的營造

教育は家に帰る道——

「学校はわたしの家」から「家はわたしの学校」への営み

Education is Like a Road Leading Home:

From “The Campus is My Home” to “My Home is the Campus”

文・圖 | 鄭漢文 (台東縣延平鄉桃源國小校長)

號啕大哭是孩子最大權利，也是獲得疼愛最有效的方式。

記得有一天，天色逐漸昏暗，鄰家小孩的父母上山還沒返家，姐妹倆焦急不安地在院子裡放聲大哭了起來；哭聲驚動村子裡的人，有的忙著安慰，有的趕緊上山找她的父母；過沒多久家人回來了，掛著淚痕的笑靨撲向帶著泥土香氣的臂膀，過沒多久在一陣稀疏的聲音之後，一切又回到日常的安謐與祥和。然而，這些年來，有多少個孩子失去了放聲大哭的權利，失去了等待父母返家的期望；唯一可以做

的，就是把思親的想念偶爾透過圖畫，繪出與家人團聚的渴望，要不然就是到了夜裡，把整個頭埋在棉被裡啜泣，讓淚水渲洩出說也沒用的心緒。就如潘美辰〈我想要有個家〉的詞曲：「誰不會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沒有它；臉上流著眼淚，只能自己輕輕擦。」

殘缺的愛

連號啕大哭的權利都不保

已經好幾年，記得有一年的母親節活動，小朋友雀躍地把卡片送給與會的媽媽。歡笑聲讓感動的畫面一幕幕地入鏡；但是，角落的一旁有許多

小朋友杵在那兒，握著無法送出的卡片，黯然地含著淚珠望著歡笑的場景。即便努力地鼓勵他們可以把卡片送給老師、送給vuvu（祖父母）、送給阿姨，就是沒有人願意。畢竟，卡片裡要說的話語，給定的角色都是無可替代的。其中，有個小朋友來到我身旁，把卡片遞給我後淡淡地說：可不可以用燒的，送給心目中已離他們兄妹倆遠去的媽媽。

殘缺的愛失去的不是只有親情，而是一個空無的心靈如何得以回填。學生的「媽媽回來了」、「爸爸回來了」，這兩句話經常是老師們談論孩子行為或功課改變時最常出現的話語。「回來」取代了「就在身旁」，不在身邊反而成為常態；當離別的時間大於相處時，對孩子而言，不要說獲得一個不可得的擁抱，更不要談能有一頓熱騰騰的飯，連號啕大哭最基本的權利也得往肚裡吞，吞下那見個面又要離別的痛。

爸爸媽媽 陸陸續續回來了

雅美族人說：「當孩子還小的時候，孩子的靈魂會跟著



天生我材必有用；雕刻漂流木，讓原住民家長不再漂流。

父母。」可是，當下很多的家庭，迫於生計不得不拋下兒女到異鄉工作。可能也因為這樣，許多孩子的靈魂跟不上日夜操勞的父母，落寞的身影成了一個個失魂的身體。在每次閱讀孩子的日記時，我必須明確地提醒自己，如何暫時擱下心智的閱讀，而讓心靈的閱讀得以高度地浮現。因為我知道，依照不同的閱讀，我成為不同的人。就以小朋友對「陸陸續續」的造句練習為例：「我的爸爸陸陸續續回來了。」老師給了「妳到底有幾個爸爸？」的理智性回問。

然而，當對家是一種心靈

上愛與隸屬的缺憾時，陸陸續續是一種對時間上綿延的期盼，也是一種同一景像的反覆。只是，擁有幸福的人以理智的假像，引為笑談罷了。說真的，在部落裡，做為老師的我們，也真的希望看到那些孩子們的「爸爸媽媽陸陸續續地回來」！

教育是一條引領回家的路，是一條無盡付出的路，是一條沒有抵達終點的路。家不只是一棟棟的房子，家也不只是成員的相聚，家更是營造一個溫暖人心的所在，它們的存在不外就是幸福。從「校園我的家」到



如果生命中最難以療癒的是喪痛，那麼這種死別，有時還比不上生離，尤其是孩童在心理安全需求下人格發展的關鍵期。





原住民家長在外打拼無非是為了養家糊口，但孩子一天天長大，總不能等他們變了，才回來責罵他們。

「我的家是校園」的營造，不過是重覆高唱著返鄉之路：

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
來到以前出發的地方
這是最後一個上坡
引向家園絕對的美麗
你我需穿透每場虛幻的夢
才能走進自己的田 自己的門

過：「世界上最偉大的教室不是在學校，而是在餐桌旁。」一位已經接近耳順之齡的vuvu，在豐年祭場的角落跟他的孩子輕輕地說：「我知道這些年來你們在外面受了很多的苦，回來吧！孩子需要你，部落也需要你。」

原愛工坊 把原住民家長找回來

每當夜裡，聆聽胡德夫低聲吟唱改寫的泰戈爾詩句時，一個個小朋友的臉龐自然地浮現上來；做為一個老師的責任，一直無法替代的是他們骨肉相連、心靈相通那份對至親的思念。如果生命中最難以療癒的是喪痛，那麼這種死別，有時還比不上生離，尤其是孩童在心理安全需求下人格發展的關鍵期。Richard Bohringer說

原住民家長在外打拼無非是為了養家糊口，那問題是回來能做些什麼呢？答案是回來擁抱無需外求的幸福，重拾過去有機的生活，重新找到生命的自信。一位最近「回來」的學生爸爸說：「我賺再怎麼多也沒有用，孩子一天天長大，我總不能等他們變了，才回來責罵他們。」這位家長的說法一如《詩經》〈唐風·無衣〉



與親人同桌，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教室。



的語辭：「豈曰無衣七兮，不如子之衣，安且吉兮！安且燠兮！」意思是說：「誰說我沒有衣裳穿？我有七件喲！只是沒有你做的那般舒適又溫暖！」再怎麼多的衣服，都比不上針線情下親手縫製的暖意；再怎麼好的美食，都比不上與家人共享「同一口灶」的樂趣。當衣裳化成關懷的情意，當食物化成心靈的營養，那份自心頭湧現的溫暖便自然流露，那份在餐桌旁的教育便自然成形。

今年有位同事調回她出生的故鄉，有人納悶地問她，為什麼「愈調愈遠」？她想了一下，回說：「媽媽託夢給我，要我回家！」原



鄭漢文

現任台東縣延平鄉桃源國小校長，曾任蘭嶼鄉朗島國小、金峰鄉新興國小校長；把一生奉獻給台東的學子，先後於達悟族、排灣族、布農族學校服務。長期推動永續校園與部落營造工作。

本以為會引來哄堂大笑，沒想到大家頻頻點頭。

做為一個老師，她決定回家，只因離都會的遠反而是返鄉的近；看似虛幻的夢，反而是想要實踐「讓孩子的父母得以回家」的行動動力。

過去幾年來，「原愛工坊」的布工坊、木工坊或食坊所做的事，也不過是希望父母重拾過去擁有最為豐富的文

化財和自然材，再次地用手打造那份最原初、最無私的愛，讓荒蕪無望的心靈，再次回看過去生活的樂趣可以在眼前展現開來。固然，經濟的考量是工坊設立的起因，然而深層的底蘊，則是讓孩子擁有深深的擁抱，讓孩子有機會學習父母的風采。畢竟，父母不只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，而且是永遠不離不棄的導師。◆

原愛工坊

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創設「原愛工坊」，把部落的獵人價值變成文化創意產業，備受矚目。

前任校長鄭漢文表示，過去原鄉部落分享的獵人價值，已經走到「無地可耕」、「無工可作」、「無計可施」的三無境界。過去教育界不斷的責怪原民家長，說他們不關心孩子、不繳學雜費、不照顧家庭、不懂得理財……等等，用這樣一連串的「不」，加諸給他們無從反抗的壓力。學校同理部落婦女的處

境，打破過去社區營造從精英出發的想法，以學校做為山地偏遠部落女性的營造聚點。

不同於一般獨立工作室的部落工坊，「原愛布木工坊」是由學校所成立。這個跟學校連結的創意構想，是源自一次教師進修，討論找到這個可以支持家庭、重拾文化人性價值的媒介，那就是從「布」發展出來的「針線情」，以及從「木」所發展出來的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的教育理念。

「原愛工坊」想解決的是當

地原住民結構性的失業問題，用募集到的布匹開始創造原住民媽媽的就業機會，也替漂流的原民勇士，找到了「漂流木」的價值。「不再只是尋求悲情的關懷」讓原住民用現代的方式，將自身文化用創意保留，用部落或社區的力量，將無形文化，化為一件件有形的藝術商品。在主任鄭慧芬的大力投入和學校同仁的支持下，從「女紅」開拓「勾織」產業，改變家長的困境，現已成立協會運作。

（編輯部整理）

